张人骏家书选录

张守中

按语：清朝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张人骏（1846—1927）的家书日记，八十年代发现于北京其后裔旧宅。家书计91件，起于光绪庚子(1900)，止于宣统辛亥(1911)。按年排定，订为四册，计六万字。日记一册，记于光绪癸卯(1903)，约两万字。近年，笔者有机会整理了这批遗墨，已将草书原件通释标点。对相关材料也作了一定的调查。家书日记的写作年代，为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十二年，正值社会急剧变革时期，在此期间，张人骏一直任疆吏，其子允言、允方任京官，故家书日记中多涉及国事，其中反映出对时局的评论，对重大事件处理经过的陈述，均颇具史料价值。不单对研究张人骏其人大为有用，而且对研究清末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教育诸方面，都是很可贵的材料。

致张允言张允方*（1900年10月14日）

两儿阅：汝等改道由河南赴陕，甚是。然已十日不知行抵何处，亦未接来禀，甚念甚念。川资恐已不敷，不知如何设法。荣儿①无皮衣，天气已冷，宜稍添置。羊皮者可御寒，亦价廉，到西安可即买，迟恐人争购，不易得耳。驾返恐在隆冬，临时恐赶不及，宜先时为之，且都中所存者已为洋兵抢掠，皮衣恐已无存，即回京亦须另置矣。饷员回，言随扈各司官均自有车，盖恐回銮之际雇车不易，汝亦宜购一车两骡(一骡亦可)。临时如无车可雇，有此，则弟兄坐车，家人骑骡马，便可行路，只要能走长道者最好，不必太好。冯年伯处另信托之，大约数百金总可通融，此时不能汇，俟定局寄还。或汇至南边，均无不可，汝可自与商量。又闻川陕汇兑，似尚可通，寄子脩处亦可。两宫有驻洛阳（备一路）之意，则较西安又略近，且有延锡之冯叔惠通融，较易也。十九洋兵有数十人至保定，内一提督与廷少民②信，言尚有千余人即至，专办拳匪，决不扰乱。廷遣府县出接，且腾出城外营盘与住，城内居民已全搬徙，渠有攻教了事，彼族之言，何足凭信，全无布置，殊可虑也。

廿一日谕

*庚子之乱，张人骏之子张允言（1868—1926）和张允方（1873—1940）随銮离京赴陕。此信未记月份，查庚子年英法德意四国军队包围保定，时在10月12日，与此信所述“十九洋兵有数十人至保定”正相付合。知此信书写，当在阴历闰八月。

致张允言等*（1904年8月17日）

允言等阅：汝等来信，均已收到。银行事不能辞，亦只可谨慎办去。惟此事极难胜任，尚不如银元局之有成法可循也。此次在沪，集股一事究竟有无一二办成者？粤人商于南洋者，颇多巨富。但能招得数家，则二百万可以立致。惜气太不通，无可介绍之人。且国家屡次失信，商民与官交涉，均视为畏途。无论如何，苦口不能生其信心。即粤之二张，每向人言：京中无一非想钱之人，此等风声，皆与集股有碍。近日岭东报又刻有某部郎回京，鹿责以招股无成，而用去万余金，大加申饬一条（或他报有了而抄袭登报）。究不知造言者为何人。汝于潮州一事，似不能有怨家，则为谗忌之人腾谤。可知前子立言众皆侧目，殆非虚言。可不惧乎！至于用人一节，亦颇不易，官场固多难信，而商家亦岂尽可恃。但有一二人不可靠，亦足败坏大局，此尤宜留意也。伦贝子过南洋，闻与埠商颇有酬酢。不知如何情形？如能由此通南洋之气，或当有益。今日香港电局温道灏来见（潮汕铁路渠即与张同办），言奥国拟在粤开银行。南洋商人之附股者已二百余万。可知集股不难，惜不得其道耳。当以集股事托之，渠言须看章程，方能设法。汝或将章程寄数分，当与商之（此章程记得曾见上海报中，然被驳不少，不知所驳如何，亦不知即盛党所为否），此亦姑妄为之，

未必定成耳。中书考期已有定日否？若允恺③能取中书，原不必再就荫生，否则得通判亦无不可。能进一步即同知直隶州矣。滋翁④所言，殆就近日所用而观，然功名有命，内用外用当亦有数存焉，非人力所能强也。六媳忧郁情形，亦殊可念。前以日俄开战，海道不靖，不欲冒险。且由沪至东京，无有熟悉之人同去，亦不放心，长发栈等当能熟悉，如有妥便不妨送去。第应如何办理，我无从遥度，汝等酌量妥办。但不可搭日本船，以防意外，至要。前由协成乾汇千五百金，到否？柳州之变，由于叠次杀降，以致降匪解体。又复操之过急，激成此祸。幸匪无大志，或不致酿成洪杨之势。惟军装所失太多颇为可虑。恐非今年能了然。西省兵事久不能定，广东恐亦有不能支之势矣。岑帅⑤尚在桂林，未赴柳州。日来虽通电，未及兵事。不知近情如何，殆尚无起色也。《海山帖》已收到，得荫须谢恩。是否此时即办？抑俟用职后，具摺问明，即复为要。

七月初七日谕

*张允言系张人骏长子。光绪已丑（1889）进士。1903年曾赴东洋考察洋务，其后创办户部银行，曾任大清银行监督。

致张允言等（1904年11月20日）

允言等阅：昨接汝由津来电。知今日可以回京。粤海设监督，由内府人员管理，已百余年。弊窦万千，不可究诘。今裁缺归併地方。认真整顿，自可以得巨款。惟中饱之款，虽归监督，实亦不能独享。都中馈赠，殆不下一二十万。如内监御前内府外部军机皆有，今忽奉旨接收，不认真则不能整顿，认真则为诸怨所丛。而内监及内务府为尤甚，盖内监向吃内府，内务人员向视粤关为世产，一旦裁撤，心必不甘。出自特旨，无可洩愤，必钉恨于办事之人。而粤关传办之事，断不能不与之交涉。多方倾轧，必不能免。而朝廷岂能鉴谅至此。且我于应酬权要一道，素非所屑，也不在行。不如西林⑥之扈从日久，能得要领。且又是短局，实不愿与若辈交结。不知将来岑如何办。我不犯先开此端，为渠所笑。若于交接非馈赠不可，解囊则无力出之，公中则非侵蚀不能有此巨款。税口太多，须委员到商，同日开办。思之极为郁闷。接收当在冬月初间，以一切须布置周密方能动手。倘西林能于冬月回东，则我可脱然矣。芦台信阅后寄去。信到时覃叔（指张允言族叔张志潭）大约亦返矣。信中所云拨交千金。送来即收，不送不必去要。下月当再寄一款，接济家用署中诸人病后均已复元，惟九媳病后忽患头痛呕吐，至今服药未愈，亦殊可虑。六媳到日本后，至今尚无函电不知何故。京中水果到此皆糜烂不堪，以后不必带。粤关事，滋翁如何议论？当时何以不能拦阻？滋翁于我，凡事不能帮忙，真不可解。衡湘须缓为设法，此时尚无机会。其本家何官何名？蒋藕困此间，无乞退之说。然其为人似不宜作外官也。允恺何时考试？甚望其来粤。早知如此淹滞，悔令其考中书也。

十月十四日谕

白面冬间当可稍寄。上次所寄者甚粗劣，不耐吃。

致张允言等（1904年12月26日）

允言等阅：初三考荫，已见报纸。允恺当已与试。刻已半月，尚未引见，不知何故。粤关初四接管。认真整顿，化私为公，每年当可多数十万。惟结怨甚多，此亦无妄之灾。粤关监督，并无公费。盖常关所入之款，除报部二十万零，其余则承应内间。所多之款，皆入私囊。故从前并无公费名目。若欲沾润，尽无限制。然岂吾所能为？况系短局耶。惟积弊已深，官绅及驻防旗人，无不以此为利薮，盘据把持，颇难改革，只得逐渐清厘。招怨必不能免，且恐若辈暗中倾陷，殊无谓也。恩赏寿字，若非斗方，即是慈圣御笔。现在署中所悬，福寿扁额甚多，皆斗方，而御笔则尚未有。故电令寄来，钩刻悬挂。可好好制筒封寄。俟扁制成，仍寄回京，以便子孙永宝也。近年南北迁调，都中亲友均未一送年敬。今年虽未移动，而此缺甚瘠，且又在将裁之际，不送想亦不致拓怪，汝等以为何如？惟时时有托人查考之事，如华璧臣⑦等，不稍应酬，似觉缺典，应否点缀，汝等可酌之。张太史已到，尚未来见，此在从前任粤藩时，本常有之事。惟现在官场局面，大不如前。所有大缺，经刚相⑧搜括后，又加屡次抉剔，均有不能自了之势。而西林又

喜苛罚，闻有任过优缺即加煅炼者，即光景稍裕者，忌讳莫如深，不便强令酬应。有黄太史者，前持尹佩之出来，再三谆托，亦无以应之，只可自己多送而已。以后如有来托汝者，不妨先将此情告之，免其奢望。多费唇舌，而终于不能讨好也。引小姐⑨亲事，至今尚无议者。我颇关心，而此间无可物色，汝等务宜留意，有相当者，早为议定，至要。信运台因盐务改章，与岑颇龃龉。求交卸而不得，今忽调浙江。而我则不能稍有活动，殊为愤懑。近日各省纷纷调动，而滋乃令我请裁缺，以为求调地，真可笑也。粤中水山，我实不耐，况诸事之不称心乎！

十一月二十日谕

致张允言等（1905年12月12日）

允言等阅：摺弁专差等赍回信件均已照收。奏调人员一摺，未邀俞允。在政府诸公，随意挥洒。不知办事便十分掣肘。山西风气，尚未大开，官场能办新政者，甚难其选。筱帅⑩多病畏事，诸事皆成敷衍局面（与定兴⑪等不必言，恐其传闻。数十年交情，因此失欢，似伤友道）。如营务处，止一知县办事。学务处，止一本署文票兼办。常备军、续备军则一人兼带两营，若有事故，求一替换之人而不可得。两统领均守备，余则千把虚衔。大学堂无监督总理，止以一教习兼之。遂至中西教习，互相冲突。教习与学生冲则卫突。我到此一月，风潮已起数次。月初几至罢学，而无人过问。我自往调停，乃得安静。陆军小学堂，款尚未筹，地尚未定，教习亦未有人，而学生七十名，则已考取。养之贡院，无所事事。诸如此类，殊属为难。若不调取人员，我一身万难兼顾。故我意，拟再顶奏。现先致函鹿徐荣⑫三公商定。如皆以为不可，则开春以后，我只可设法求退。数十年资望，不犯在山西丢人也。各信汝可阅看，封好。亲交军机大臣（先送定兴，看其如何说法，再送两处）。向不愿致人信，可否之处，汝可说明由汝转告，不必定须诸公作答也。初六日允恺来信，颇有退志，不知何故。岂尚惠臣相待太薄耶，抑同伴有轻视意耶。电言十五起程，确否？其信言同伴均拟不带皮衣。出洋后何以御寒？抑改服毡衣也。允亮⑬中文已成。惜科举已停，不能一试。若回北进学堂，又诸多不便。且京中各学堂，课程风气均不得法。山西大学堂中西两斋，中斋重中学，而科学不全。西斋即李提摩太用赔款所创，教习皆系英人。课程虽无中文，而西学普通，似较他处全备。我意拟令桂宝⑭入堂肄习，不知可否（本有客籍，譬如往外洋游学），惟系巡抚之子，与本省人及属员子弟杂居，易招嫌谤。应否奏明办理？汝见荣鹿诸公试一商之。能多问当道最好，慰帅⑮亦可，速速。如此事可行则开正便可与新班同送也。我在津所要软皮领，至今并未做来，何也？又董表祖（都司名俊超）昨来信，现无差，仍住济南。曾托潘仲年，无用，求我设法。我与杨莲甫无交，不愿函托。汝能致信一托否？京官炭敬，我无力致送。替办事之章京不能不酬应，如华璧臣之类，应否送数十金？汝酌办。年内拟再寄千金作家用，都中当可充裕矣。惟票号之账太多，无时能清结，深可虑也。

冬月十六日谕

致张允言等（1907年6月18日）

允言等阅：初四交摺弁一信，计已送到。桂儿来信言汝赴津，不知何事。银行股东会议情形如何？想尚无议论也。恽薇孙奏劾瞿大枢⑯暗通报馆（何处报馆?），授意（指何事?）言官阴结外援（何人?），分布党羽（何人?），不知是何情形。此信到时，都下当有确实消息，可详细写一信来。昨奉廷寄岑春煊奏，谨拟预备立宪阶级，奉旨交阁部议奏，外省设谘议局各节，令各督抚议奏。不知都下议论如何？汝可留意探询。无论有何消息，即速禀闻。至要。原摺之意，大约仍本康梁而参以近日上海各报议论。议覆颇不易。闻此公在沪，往来之人颇多不类，其志不可测度也。桂保放假后，似宜稍息一二日再行登程。天气太燥，起居宜谨慎。随身行李外，一切均可留于都寓也。

午月初八日谕

致张允言等（1907年6月26日）

允言等阅：初九、十一两禀均到。奎采五由都回，言及北方得雨亦不大。顺天所报乃是虚数，不知日来又得

续雨否？此间麦秋尚好，而开彰卫三属近颇苦旱，祈求无应。若再半月不雨，恐成灾象，焦郁异常。滋翁重人政府，足见朝廷用人之公。此时中外大僚中，其稍能持正者止此一人。惟耳疾较前如何？奏对时不知如何对付。醇邸⑰人皆谓其性情忠厚，将来加以阅历，不为小人诱惑，或可贤于前人。杨杏成兄弟本非端人。恽之出于授意，毫无疑义。惟瞿亦小人，岑则无赖。汪康年系革命党魁（观《中外日报》所载即可见），而二人与之交接，其心术亦可知矣。近日西林所陈立宪摺，其注意为革命党道地，疑即汪之手笔，盖与《中外日报》一孔出气也。肃王⑱补民政部，亦本朝所无之事。闻其人不甚明白，将来部事，恐尚不如前人。允方不知站得住否。其捐事想已办理。拟捐何省，来禀总未提及，岂尚未酌定耶？昨交协成乾汇去一款，可为九儿⑲办核准之用。所余，备姑夫为全甥⑳办理核准费。如邵姑夫㉑有信来，汝即照办。款似不足，下月我再寄去也。允方所办捐务是何事，每月薪水共若干？再印结免保均交足，以后如欲引见到省，有无别项花销？瞿何日出京？如由铁道，可即发一电来，以便遣人赴郑州候之，此地主之谊也。渠从前本系朝夕见面之人，及得意后，遽忘前情。不独于我淡漠，其待六叔祖㉒，尤无情谊，我之不与联络者由此。本可不理，然我不愿以炎凉处之也。

五月十六日

袁之苍猾顽狞，处家尤为谅薄，相处之难，殆甚于西林，久恐不能谈洽。不知滋公能设法调令他往否？便中可微探其意。此公恐即是杨杏城为之运动者，否则何飞腾之速耶！阅后即丙。

致张允言等（1907年11月29日）

允言等阅：卅日初七两禀均已披阅。来电言赴营口，不知已回都否？叶雨田产业，在粤者不过十余万元。香港虽已照会英领，尚未得复，其余则非权力所及。卢明之到粤，已令与府县商办。然恐将来结局不能甚好也。闻人言王伊在户部声名本劣。而某尚出信而任之，致有此失，殊与大局有碍。我意，王伊必与东盛和有连手之事（如买空盘之类），利令智昏，故敢以六十万巨款作孤注。若不根究，将来银行招牌谁复看得起？我从前曾告汝，用人一事最属为难，不幸言而多中。汝早晚若得外放，或调他缺，摆脱此事，则大幸矣。四叔㉓保送军机，闻之甚喜。如能取列，则将来拟旨不致如今之南屋诸君也。温姚实皆可用之才，故挈之来粤。不关于少甫之荐。温于应付外交，姚之办理文案，粤中官场尚无其敌。西林在粤，终年托病，不常见人。而一切见客及接待洋人，皆委之于员。故粤人之怨西林者，皆归怨于二人。其实铁路初次之风潮，则朱祖荫冯嘉锡二人为之。以后周胡任时，纷纷不靖。则温姚二人已离粤矣。我素不拒客，事皆亲裁。二人果非端士，当亦无所施矣。铁路事，自我到粤后，持以镇定，故浮说无从而间，两月来绝无喧争之事。现震东已到，但能条理不棼，此后或可就绪矣。陈杨断不可合，各股设法收入，陈杨之股实不过数十万而已，两义已与震东言之。西林㉔之乱，尚胜于周㉕之糊涂。前日接见美领事，渠告人云：现在办事难，不如周时之容易。即此可见一斑。其余事甚多，不能悉写。承二人之后，凡事颇难着手。钦防之乱，实系革命党为之。现已搜有实据，孙文党无疑。郭道㉖骁勇敢战，自是将才。近日三凝西万两战，悍首歼毙不少。李准调度皆能听我约束，亦皆有法，乘此事机，若不易将，则肃清指日可期。而朝廷忽易秦子质督办，此后军事顺否，我不能必矣。秦提专主招抚，上次接统钦军时，皆系土匪。又当郑润材等剿办得手，匪势穷蹙之时，西林忽易秦统（郑因卸统，愤而自戕）。故匪党乘机乞降。秦皆令其设誓免死，或收入军队，不劳而定，此是何等将略。然从此钦军遂成尾大不掉之势。近日，彼处人皆谓：钦军无事时，则兵强将弱。有事时，则将强兵弱。人谓钦州之乱，实系秦所酿，实非刻论。当日，若将首要多办数人，当不至有此次之乱也。然仍狃于故智，自信甚深。濒行时再三诰诫，责以散胁歼渠。近复屡以电戒之，如能见从，则事不难了。若复自量，则钦事恐难了。即能了，恐不久必复乱。现在匪已穷蹙，招之亦必投降。盖此乱事，实有孙文之党煽惑，与寻常之匪不同。如唐浦珠、赖春元、黄玉麟、李特、关仁浦等七八人，皆绅士也，练总也，广西漏网之匪首王和顺，实为渠魁，而农廿四梁建葵等广西人居多，若敷衍了事，断无不死灰复然之理。再乱恐较此更甚。前数年广西之乱，亦失于招抚，即其明证。此次钦防之乱，亦误于招抚也。广东事繁，较南北洋为甚。到此两月余，几无一息之暇。最无谓而费手者，皆补救前任之阙失。我意甚不愿在此久任也。家用日内即寄。地图已重印，不必再寄。

十月廿四日谕

致张允言等（1908年11月21日）

允言等阅：昨接电，知汝廿七北行。此次两圣先后一日升遐，此真千古未有之奇变，北望阙廷，恸哭崩摧，五中欲绝。现于廿六日成服，地方人心均甚安定，各领事及港澳洋官络绎慰唁，并下旗志哀（见枢译诸公可告之），尚无他意。惟谣传甚多，皆京津来电，又闻香港最甚，闻系康有为之女布散。我惟持以镇静，刻已渐息。端帅㉗来电，言安庆有炮马两营乘机谋变之事，殆上年逆党所为，想亦不足虑也。先皇久病，慈圣未闻有恙，殆由高年屡经祸患，骤遭大变至于此耶。新君幼冲，醇邸监国自是不易办法。醇邸上年出使中外，均甚钦服，此次摄政必能镇抚，国家可保无意外之虞也。都中前后情形，可即详细作出，愈详愈好，以慰悬系。此次大事与文宗穆宗之丧，情形不同，时世亦异，一切章奏礼节，无案可稽，枢府礼部必已详议，可择要先电（不必惜电费）以详为是。摄政监国与恭邸议政时有别，应如何加礼之处，亦须询明电来。

十月廿八日谕

致陈夫人*（1911年11月10日）

十八日㉘事虽危险，而我并不惊慌，出花园后，即有军队保护，至张少轩㉙处，晚住北极阁。今日辰刻回署一切照常。物件亦无遗失（小物略有损失），老毛等闻我至，现已前来服役。惟连日未得好睡，未免疲倦，一切情形温委员详述即知。倦极，不能多写。

湛存　二十日

---

①②③荣儿：张允言乳名。廷少民：廷雍，字邵民。时护理直隶总督。允恺：张允恺（1877—1951）张人骏第四子。

④⑤⑥滋翁：指鹿传霖。岑帅：指岑春煊。时任两广总督。西林：指岑春煊。

⑦⑨⑧华璧臣：华世奎（1864—1942）字璧臣。刚相：刚毅(1837—1900)字子良。引小姐：张韻芬（1884年—1970）系张人骏堂妹。

⑩⑪筱帅：陈夔龙（1855—1948）字筱石。定兴：鹿传霖（1836—1910）直隶定兴人，时任军机大臣。

⑫⑬鹿徐荣：当指鹿传霖、徐世昌、荣庆。允亮：张允亮（1889—1952）字庾楼，张人骏第五子。

⑭⑮⑯桂宝：张允亮乳名。慰帅：指袁世凯。瞿大枢：当指瞿鸿禨(1850—1918)同治进士，时任军机大臣。

⑰⑱⑲醇邸：指宣统帝之父载沣。肃王：当指肃亲王善耆。九儿：指张允高，系张人骏之侄。

⑳全甥：邵继全（1878—1933）福建闽候人，字伯完，号幼实。

㉑邵姑夫：邵积成（1832—1908）福建闽侯人，号实孚。同治进士，系张人骏妹丈。

㉒㉓六叔祖：指张佩纶（1848—1903）同治进士。四叔：张志潜字仲昭，系张佩纶次子。

㉔西林：指岑春煊，曾任两广总督。

㉕㉖㉗周：当指周馥，曾任两广总督。郭道：当指郭人章。曾任清军防营统领。端帅：端方(1861—1911)字午桥，时任两江总督。

*此信无上款，从内容及落款湛存（张人骏别号）推测，当系致继室夫人陈氏者。

㉘㉙十八日事：系指1911年11月8日徐绍桢率新军第九镇在秣陵关起义进攻南京城雨花台事件，由于弹药不足，攻击未克。张少轩：张勋（1854--1923）江西奉新人，字绍轩，时任江南提督。